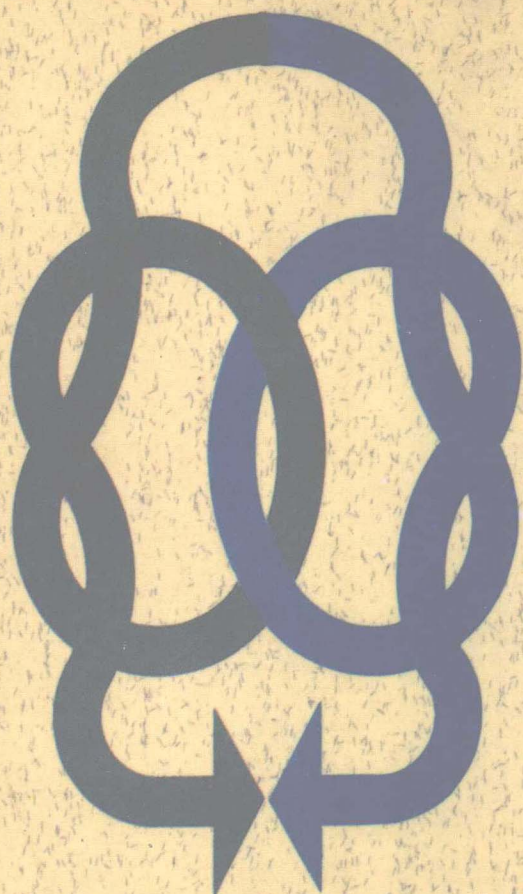




施淑萍 編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

台灣結與中國結的總決算

新臺灣文庫 5

新台灣文庫 5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

施敏輝 編

新台灣文庫緒言

台灣人曾經有過極為漫長的尋根歷史，卻忘記自己的根鬚早已深植在自己的土地上。將近四百年來，世人公認為美麗島的台灣，已經發展出獨特性格的文化傳統。但是，由於歷史的扭曲，這份文化傳統如果不是被矇蔽，就是變成禁果。

把歪曲的島嶼扶正，把缺漏的歷史填滿，將是世世代代台灣人無可旁貸的責任。「新台灣文庫」的發行，便是要撥開現實的迷霧，讓台灣人看清台灣人的真正面貌。

「新台灣文庫」於一九八四在海外發行時，係以「台灣文庫」命名，問世之後，頗受全球各地讀者的歡迎。這套叢書，為的是結合海內外台灣人的知識與智慧而出版的。在這些珍貴的文字紀錄裏，我們可以見證台灣的美與痛苦、夢與現實。

現在，我們願意把這套叢書帶回自己的土地，讓流落的能夠回歸，讓零散的能夠重整。我們希望這一套叢書，是完全由有良知的、第一流的台灣知識份子提筆著述創造出來的；無論是文學、歷史、傳記、哲學、藝術，都可包容在這套叢書裏。我們更期望，「新台灣文庫」能夠為台灣文化置下一塊牢固的磐石。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序

● 施敏輝

從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四年，臺灣黨外陣營內部出現了一場空前的論戰。在規模上，它橫跨了從左翼到右翼的黨外雜誌；在內容上，它深入揭露了「中國意識」的虛偽性與虛構性。更引人矚目的是，臺灣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長期以來對「臺灣意識」的認同與瞭解，也都在這場長達年餘的論戰中充分表現出來。戰後三十年來，還未有過一場論戰能夠如此放膽觸探思想的禁區，使臺灣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的本土精神提昇到一個新的境界。把這場所謂「臺灣結」與「中國結」的紛爭，視為臺灣黨外運動的里程碑，應該是恰如其份的。

這次論戰，並非只是一次停留在文字層面上的辯論；它其實是一次在政治思想上落實的徹底檢驗。

自七〇年代中期以降，「臺灣意識」一詞便零零星星出現在一些政論與文學評論之中。然而，此一名詞的提出，並不是爲了給予正面的探討；恰恰相反，「臺灣意識」往往被置放在華夏沙文主義的虛幻手術檯上進行解剖。這個事實顯示：臺灣意識在還未被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理論架構之前，便已遭到中國意識論者的揮汗批判了。這說明了什麼？毫無疑問的，它顯示出臺灣意識無需任何理論的支持，很早就已是一股潛存的伏流了。當這條伏流隨着臺灣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開始激盪浮現時，一些依存於中國意識的知識份子，已警覺到這股潮流的洶湧了。爲了阻擋這股潮流的擴張，中國意識論者遂迫不及待予以圍堵批判。這種近乎焦慮的用心良苦，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們的徒勞無功，也是可以預料的。

一種意識的生根與萌芽，端賴該意識是否與現實環境密切結合而定。戰後以來，中國意識憑藉着壟斷的宣傳機器而能夠在臺灣廣泛散播，照理說應該已在島上根深蒂固了。至少，它是不會遭到任何挑戰的。爲什麼在漫漫三十年後，在面對崛起的臺灣意識時，中國意識論者竟至於栖栖遑遑而必須捲袖辯護呢？道理很簡單，任何一種意識是不可能以粗暴的方式移植的，它只能在特定的社會中自發性地釀造成型。在臺灣那樣的土壤上，在一定的社會結構與經濟條件的制約之下

，自然就會有臺灣意識這樣的產物。既然那是臺灣意識，就不可能同時又叫做「中國意識」。

曾經有過一種這樣的說法：中國與臺灣既然在近百年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那麼雙方在反封建、反殖民的精神上是相通的。從而，又演繹出另一種說法：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臺灣的人民自然也都具備了中國的意識。最後，便導出了如此的結論：中國意識是全局的，是有着寬廣的歷史視野；而臺灣意識是局部的，只是一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這幾年來，尤其是在論戰期間，中國意識論者總是以這樣的論調做為他們的理論根據。不幸的是，這樣那樣的說法，其實並沒有任何實質的基礎。

誠然，中國與臺灣都受過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是，這種侵略並非僅見於中國與臺灣，而是近百年來全世界各弱小民族所遭遇的普遍現象。臺灣的反封建、反殖民精神，並不只是相通於中國，而且也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個受壓迫的民族相通。倘然要界定臺灣人民的反抗意識，就不能只用「中國意識」一詞來概括，從世界近代史的眼光來看，站在全球弱小民族反抗運動的立場來看，中國意識不免是一種「狹隘的地域主義」吧。退一步而言，倘然中國意識有別於其他民族的政治意識；那麼臺灣意識也一定能夠與中國意識區別的吧。

要做這種區別的工作，並不是困難的事。只要考察近百餘年來中國社會與臺灣社會的歷史經驗，便可獲得粗略的瞭解。以十九世紀為例，當中國長江以南陷入太平天國革命的風暴中時，對

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生產關係可以說發生了相當嚴重的衝擊；但是，對於臺灣而言，所謂太平天國只是一個名詞罷了，甚至是並不存在的。同樣的，在二十世紀初期，當余清芳的革命風潮席捲臺灣時，對整個島嶼的社會秩序與價值觀念造成了重大的影響。試問，這樣的歷史事件對中國代表什麼意義呢？對當時中國人民而言，余清芳起義其實是無關痛癢的。把時間拉近一些，今天臺北發生的任何通貨膨脹的現象，都足以左右全島的經濟活動；但是對中國來說，這種波動是毫無輕重的。反過來看，當華南農作物歉收時，對北京市民可能就是市場供應即將匱乏的一個警告了。然而，華南農業的失調，對臺灣都產生不了任何正面負面的作用。從這些最基本的政治經濟現象來觀察，立即就可發現臺灣與中國其實是分屬不同的兩個絕緣的社會。

宣稱「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只不過是傳統帝王史觀的一種變調而已，它並沒有實際的社會經濟的內容。一個歷經二二八事件、八七水災，以至美麗島事件而成長的臺灣青年，與一個受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唐山大地震等等洗禮的中國青年，如何能夠分享同樣的意識呢？倘然這位中國青年自稱他有中國意識，那一定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同一時期成長的臺灣青年如果也揚言他具備了中國意識，那是鐵定的虛偽。意識的孕育，決定於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當一位臺灣青年面臨能源缺乏、國際孤立的時刻，他與其他臺灣島上的人民一樣，必然有着共同的危機意識，不管他是生長在宜蘭或屏東。這樣的危機意識，對於一個生長在洞庭湖或是松花江的中國青

年來說，簡直是不可理解的。

所謂「中國意識是全局的」，或者所謂「臺灣意識是偏狹的」，這種說法只不過是知識份子作文比賽時虛構出來的用語。一個臺灣人與他的土地命運牢牢結合，他強烈感受到自己對島嶼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那麼他的意識就是飽滿的、完整的。這種意識並不影響他對整個亞洲局勢與世界局勢的關切與觀察。指控臺灣人只關心臺灣命運是一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那麼一個中國人只關心中國命運又算是什麼呢？

一個在臺灣主張中國意識的知識份子，嚴格說起來，其實是既不瞭解臺灣，也不瞭解中國。他也許還未覺悟到，他所鼓吹的中國意識，實際上只是一種平面的文字，一種空洞的語言罷了。原因無他，他所信奉的中國意識，原來也只是來自文字的記載與政治的宣傳。倘若一個依賴臺灣土地而生存的知識份子，堅持臺灣的命運完全繫於中國，深信臺灣的前途必須在中國尋找答案，他的這種主張並不能叫做中國意識，而只能是一個理想，或僅是一個夢。這樣的夢，曾經出現在日據時期一些臺灣知識份子的身上，也顯現於戰後一些臺灣青年的身上。然而，這樣的夢並從未實現過；相反的，它已證明是幻滅的。政治運動者如謝雪紅、蘇新，文藝工作者如江文也、鍾理和、吳濁流，都以他們的親身經驗提供了確鑿的答案。既然那是夢，它只能是一個夢而已。

臺灣意識在臺灣的成長，自然有其艱苦坎坷的一面。在日據時代，在戰後以來，都持續受到

政治力量的高壓干涉。但是，這種外在因素的阻撓，並不能使臺灣意識消失。相反的，種種挑戰的力量，只有使定居在臺灣的人民更粗壯地鍛鍊出一種共同命運的連帶感。在六〇年代以前，官方的政治宣傳曾一度模糊了臺灣人民對島嶼命運的認識。到了七〇年代以後，經濟上的刺激與政治上的動盪，終於使得一度受到壓抑的臺灣意識驟然高漲起來。

在經濟方面，工業體質的改變，能源危機的挑戰，通貨膨脹的頻繁，遂迫使島上各個角落各個層面都同時感受到彼此的生息相關。在政治方面，外交接觸的失利，國際地位的孤立，前途命運的黯淡，都無疑加深了全體島民的危機感。這種意識，不必經過宣傳鼓吹或理論演繹，便自然而然醞釀蔓延，而受到島上居民的普遍認同。

自七〇年代以來，臺灣意識的擴張，具體表現在政治上的民主運動和文學上的本土運動。前者是以臺灣意識為指導原則，追求島嶼的前途方向；後者則是以臺灣意識為重心，以文學的形式反映臺灣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生活。這兩股運動並不必然緊鎖在一起，然而二者之桴鼓相應則殆無疑義。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兩種運動與日據時期的近代臺灣民族運動，又有着契合的血緣關係。時代縱然不同，但是島嶼命運所面臨的危機都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當前參與政治運動與文學運動的工作者在前瞻之際，也會回頭去尋找歷史的根源。

臺灣人擁有臺灣意識，是不必感到抱歉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當中國意識論者開始構築工事

批判臺灣意識時，立即就遭到有力的駁斥了。收在這冊選集的十餘篇文章，部份地紀錄了近兩年來臺灣知識份子對臺灣意識的深沉思考。在這些論戰文章裏，充分呈現了臺灣青年成熟果敢的一面。在深思明辨的過程中，他們並不製造任何空虛的語言。臺灣意識是臺灣社會的自然產物，不需辯論就可成立了。然而，當被迫要辯論時，臺灣意識論者都能夠落實地以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觀點，來闡釋臺灣意識的形成背景及其發展，並且也具體戳穿中國意識的神話性格。書中所收的陳映真二文，以及他和戴國輝對談的紀錄，頗能代表當前中國意識論者的思想狀態。把正反兩種觀點並置，讀者很容易就瞭解此次論戰的重點及其意義之所在。

這本書之所以能夠輯佚而成，依靠許多朋友的協助，在此表示我誠摯的謝意。編輯工作完成時，楊葆菲答應將她的木刻做為本書封面，我更衷心感激。她對島嶼的熱愛，並不遜於任何臺灣男兒。最後，我願意把這本書獻給我的朋友陳永興，十餘年來他對臺灣民主運動與文化運動所奉獻的心力，已遠超過他的年齡所能負荷的。有這樣一位朋友，我引以為豪。是為序。

一九八五年一月廿二日 西雅圖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 目錄

注視島內一場「台灣意識」的論戰

施敏輝 1

台灣向前走

施敏輝 19

——再論島內「台灣意識」的論戰

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

陳映真 31

試論陳映真的「中國結」

蔡義敏 39

——「父祖之國」如何奔流於新生的血液中？

「中國結」與「台灣結」

陳元 53

我的中國是台灣

梁景峰 59

爲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

陳映真 61

從移民的台灣史試解「中國結」與「台灣結」

陳元 67

「台灣人意識」、「台灣民族」的虛相與真相

葉芸芸整理 77

——戴國煒 陳映真對談

研究台灣史經驗談

台灣人不要「中國意識」

台獨運動真的是資產階級運動嗎？

洗掉中國熱昏迷的「科學」粧吧！

「夏潮論壇」反「台灣人意識」論的崩解

台灣歷史意識問題

神話與歷史●現在與將來

——評「夏潮論壇」對黨外的批判

故土的呼喚已漸遙遠

——論「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爭辯

台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

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

戴國煒 99

台灣年代 115

鄭明哲 119

黃連德 133

林濁水 153

高伊哥 163

秦琦 173

羅思遠 185

陳樹鴻 191

宋冬陽 207

注視島內

一場「台灣意識」的論戰

● 施敏輝

臺灣島內正展開一場小規模的論戰，這場紛爭無以名之，暫且以「臺灣意識論戰」來界定。目前，論戰的文章僅出現在『前進』和『生根』這兩份刊物上，但是它們所受的矚目，已遍及島內政治運動的各個層面，這將是一場非常有意義的論戰，其影響力也極有可能大於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個論戰。因此，在戰火還未擴大之前，在國民黨的政治干涉還未介入之前，身在海外的臺灣人，實有必要密切注意這場論戰的內容，以及它所引發的問題。

「龍的傳人」的問題

這場論戰是如何開始的呢？今年六月四日，以演唱「龍的傳人」一曲成名的臺灣校園民歌手侯德健，自香港進入中國，並傳將在北京音樂學院進修。這個消息傳到臺北後，引起國民黨當權者的吃驚，並在臺灣各大中學的知識青年中間產生巨大的震撼。

侯德健的中國之行造成如此廣泛的訝異，其實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侯德健所創作的「龍的傳人」那首歌，在國民黨宣傳媒介的大肆渲染之下，已成爲臺灣大街小巷耳熟能詳的一首歌。這條歌的歌詞很簡單，它所歌頌的乃是「雖不曾看見長江美，夢裏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聽見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裏。」

「龍的傳人」是屬於神話的、夢境的，它與臺灣的現實環境並沒有任何會通之處。但無可否認的，國民黨三十年來在臺灣泡製出來的「中華民族主義」和思想教育，顯然已爲這首歌打開一個廣闊的市場。這首歌之受歡迎，與其說是情感性的，不如說是商業性的。侯德健自己也承認：「在最初的時候，李建復要唱『龍的傳人』的時候，我這一首樂曲編排是有點自欺成份的，我將歌曲編得很華麗，很有氣勢，都是爲了商業的考慮。」當國民黨把「中華民族主義」當做商品一

般來販賣時，華麗的「龍的傳人」正好投商場之所好，它的大發利市也就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情了。

然而，侯德健畢竟已發覺國民黨的利用，他為此深深感到痛苦；因為他知道自己創作的音樂是不應該成為商品的。他更加瞭解，如果他在臺灣繼續從事校園民歌的工作，他的道路如果不是被國民黨扭曲，便是被國民黨封鎖，此外再也不會有第二條路可走。

於是，侯德健終於選擇了通往北京的道路，這是在國民黨閉塞政治形勢下所逼出來的。侯德健跑到中國去，究竟有沒有解決他個人的苦悶，並非是外人可以推測的。不過，他如此不告而別，誠然沒有解決國民黨所製造出來的問題，更沒有解決臺灣社會內部一部份具有「中國情結」的知識份子的問題。

這場論戰便是這樣產生的。六月十一日出版的『前進週刊』第十一期，首先報導了「龍的傳人」到達北京的消息，同時又發表一篇楊祖珺寫的「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在這篇文章中，楊祖珺稱侯德健是「愛國的孩子」；其中有一段頗能反映出國民黨教育下的年輕人對「龍的傳人」這首歌的看法。她說：

「我看到他（侯德健）心裏對自我的期許及要求，從小在歷史課本中看到的中國，長大社會中宣傳工具
注視島內一場「臺灣意識」的論戰

裏的中國，絕對不會因為『龍的傳人』一首歌走紅，就撫平了這愛國孩子的心靈。說得更嚴格點，『龍的傳人』只是侯德健在學時代，輾轉反側深思不解的中國，『龍的傳人』是他揣測，希望、擔憂中的中國。」

楊祖珺的文章點出侯德健事件所隱藏的「中國意識」的問題，縱然這種意識是從書本上、宣傳上得來的，但畢竟是深深困擾着臺灣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

六月十八日，『前進』第十二期又刊出兩篇文章，一是陳映真的「向着更寬廣的歷史視野」，一是林世民的「龍沒有穿衣服」。這兩篇文章便是此次論戰的開端，它們都是因侯德健的北京之行而觸及「中國意識」和「臺灣意識」的問題。特別是陳映真的文章，他論及的許多看法，代表長期以來臺灣知識份子在思想上和認同上的困惑。

六月廿五日，『前進』第十三期，連續刊出三篇文章，乃是對陳映真文章的回應，包括：蔡義敏的「試論陳映真的『中國結』」，陳元的「『中國結』與『臺灣結』」，以及梁景峯的「我的中國是臺灣」。在這三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當推蔡義敏的立論，他一方面突出「臺灣·臺灣人意識」，一方面剖析陳映真的「父祖之國」論，是近年來島內討論臺灣意識較具規模的文章。

七月二日，『前進』第十四期再次刊出陳映真的「爲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對蔡義敏做正

面的答覆。在這篇文章中，陳映真更進一步顯露出他自己的思想基礎，同時也歡迎這方面的討論繼續擴大。

七月十日，《生根》第十二期發表了陳樹鴻的「臺灣意識——黨外民主運動的基石」，對陳映真的論點一一予以解析，並說明臺灣意識的歷史背景與現實根源。

至此，「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的論戰，雙方的理論基礎大致鋪陳出來。這原是一場極為敏感的政治思想論戰，國民黨所採取的態度將可影響到這場紛爭的成敗。因此，在這場思想論戰還未變成政治事件時，現在來考察雙方的理論內容是極其迫切的事。

陳映真的「中國意識」

陳映真長久以來無疑是島內「中國意識」左翼路線的健將。自一九七七年臺灣鄉土文學論戰發生以降，陳映真的文學理論與政治觀點，一直受到海內外人士的注意。為什麼陳映真會受到這樣的重視？這可以從下面兩個背景來瞭解：

第一、陳映真是被國民黨迫害的思想犯。在他入獄之前，他的小說作品在六十年代頗受好評。他的小說對臺灣社會的批判極為精確犀利，是難得的一位文學工作者。因此，他在出獄後的言